



梦中候鸟常栖息

安徽合肥 周玉冰

我老家在望江土岗咀,三面临水。北行数百米是武昌湖,南行数百米是茅池河。开门可见龙山和太阳山。村子以我六世祖周百田的名字命名。一排排砖瓦房依黑松林而建,地势渐低。再往下,就是连接茅池河的水洼之地,黄花矶、白花矶左右护佑。居住的自然环境可以与徽州一些村落媲美,可惜缺少古桥旧亭、粉墙黛瓦。

望江周姓多为宋末龙图阁学士周必尹后裔。相传,他爱这里湖光山色,曾结庐而居。去世后,葬在相距数里的土桥,清代汪锡福所著的《地輿赋》称为“抱蛋金鹅”的宝地。明朝时,周必尹有位后裔周希用,是邑庠生,无意功名,有感于先祖周必尹的结庐因尹山,从太阳山下搬迁至此,是我们村子的开山祖。清朝时,世居县城的龙光考取进士,曾出守台湾。他的胞弟龙燮卓有才华却科考不顺,便搬迁到武昌湖畔筑石楼读书,与我村子东距几百米。龙燮后来取博学鸿词科,为著名戏剧家。龙姓祖坟山则在我村子西侧几百米,《地輿赋》称地形为“飞雁投湖”,是为龙林。龙燮、龙光去世后都归葬于此,载于县志。

我两岁时与祖父抵足而眠,与他形影相随。许多故人故事是从祖父那儿得知。在我四五岁时,因为宅基地紧张,祖父将房子从村落中搬上了黑松林。后面是一条窄窄的泥土板车路,通向外面世界。那时候,沿着这条泥土路尽是树林和庄稼地,好几里没一户人家。祖父经常带我去望江县城或者怀宁石碑,我最大

收获就是小人书。鸡鸣声中起床,顶着星月行走七八里,到杨林才能乘车。也有时候是从蔡家渡或汪公渡走小路直接步行。冬天出行,会传来阵阵候鸟叫声,划破凌晨寂静,让我感觉一股生机,也有了夜行勇气。

小时候的冬晨,我是在候鸟声中醒来。北边的武昌湖、南边的茅池河都栖息着无数候鸟,叫声纷纷扬扬,交织在一起,是动听的天籁乐章。祖父读过私塾,曾在旧时望江县政府工作。每当我们都醒来,他会吟起诗句“云里相呼疾,沙边自宿稀”。现在我知道,这是杜甫《归雁》中的诗句。

白天,站在高岗望着湖滩。无数鸟儿,有的安详地浮在水面,有的舒展翅膀,有的翩翩起舞。夕阳西下,群鸟纷飞,气势磅礴。万鸟腾空翱翔的湖光壮景给了我最初的诗情画意。鸟群从头顶飞过,密密麻麻,蔚为壮观。有时候是雁阵。头雁一声鸣叫,划云层,后面的雁群像出征的战士紧随其后。祖父告诉我,古诗中有“万里衡阳雁”、“衡阳雁去无留意”的句子。这些雁最远飞到衡阳,那里有回雁峰,意思是大

雁至此返回。

冬天农闲,总有一些老先生来我家做客。他们是家境殷实的故交。我印象最深的是周自平先生,做过旧时乡长,也参与过1995年版《望江县志》编写。他个子不高,很有学问,说话中气十足。傍晚散步,望着湖中水鸟,他总会吟诗。因为太小,许多诗我没记住。有一次,行至南上屋。暮色中,林边的小学灯光亮起。他即兴吟诗,我至今记得:“墨云未起暮云平,斗室清香暗复明。难得夜深人静里,虫声伴有读书声。”祖父也常有诗作,有时存在平仄问题,周自平便为他调整。其中有一首写武昌湖畔观看天鹅:寒云邀远客,撩水濯仙裳。拂袖欢而舞,临风映夕阳。

外出工作,回家次数渐少。这期间,祖父永远离去。多少次梦中揪心而醒,泪湿枕巾。曾几何时,武昌湖的候鸟也一度寥寥。梦中候鸟栖,犹忆祖父慈。我很留恋群鸟纷飞画面,更怀念鸟鸣声中祖父吟诗的温情。听说,最近几年,“万鸟翔集”重回武昌湖畔。内心常作呼唤:早日归隐老家,在鸟鸣声中轻吟与怀想。

枫林路上的银杏

安徽合肥 张时卫

深秋美景怎能少了银杏树?看银杏树怎么能不去合肥枫林路呢?满眼望去,枫林路边的那片银杏林已是满地黄金,让人赏心悦目。一阵秋风吹过,小小扇形般的银杏叶在空中翩翩起舞,招来无数市民观赏与喝彩。轻轻拾起一片落下的银杏叶,透过阳光照耀出叶儿细细的筋脉,让我看懂了秋天的故事。如同饱蘸了一潭秋水,用落叶当笔,执腕挥毫,画出秋天的画卷,寄语一片片浅浅的忧伤与相思,落叶飘零、遗失了芳华,我在这隽永的风景里匆匆走过……人生如同这了凋零的落叶,也像这银杏深褐色的晚秋,抬头是春,低眉已是秋。谁能许这时光无尘,岁月不老?谁又能留住春光的褪尽?那卸下的夏装已洗尽尘埃中的沧桑,把诸多的故事归于了秋思……



记得儿时的教室门口,有一棵百年古银杏,粗粗壮壮,六七个小朋友才能围拢过来。每到深秋,孩子们就在树下捡起掉落的银杏叶当书签,用一片片叶子叠卷起金色的玫瑰向天空抛洒,拾起落地的银杏果(白果),用小小的手绢包起带回家,放在煤球炉上慢慢温烤,于是幽香的味道弥漫整个屋子,那油黄黄、金灿灿的银杏果好吃极了,让我们的童年充满了快乐和幸福。一晃数十年已过,昨天已成为回忆,在落叶飘尽的岁月里,开始怀念“陌上花开第一支”。转眼已是“叶话秋思盼朝阳”的心境了。穿梭在这片银杏林中,向天空挥一挥手,作别夏日的夕阳,留一份风中的诗意与微笑,送给这个秋天。

树叶好像累了!旋转飘落,铺了一

地金黄,如同金子般灿烂。你在阳光里又像一只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在空中飞舞后落在树下的小径里,厚厚软软,化作来年的泥土。一轮深秋,卷带着寒凉,飘行于这片枫林,飞舞的叶儿落满一地。寒了一场秋,凉了一场梦,冷了一场心。一花一叶一知秋。每一片落叶是那么的相似,又是那么不同,顺手捡起一片叶,轻轻用手触摸它们的叶尖尖,感受秋天的温度,触摸这片秋叶生命的温度,它们的生命无不透着一种坚毅与刚强,美得那么迷人,它们的生命是不屈的。

换个角度它们本就不是被肆虐的秋风随意摆布的生命,之所以它们离开母体,是为了寻找那份身不由己的自由,它们脱离从前的一切,最终被雨水打湿腐烂,或被土壤掩埋,又或是漫无目的被风一直吹向遥远的地方。

兄弟

安徽滁州 周保松

办完母亲的后事,大成把一张银行卡递到二成的面前,说:“8万块钱都在这张卡上,把家里的房子修修,剩下的留给孩子读书。”大成和二成是兄弟。几天前,母亲遭遇一场车祸离开了人世。银行卡上的钱是肇事车主的赔偿款。按说,母亲应该得到更多的赔偿,可车主家里实在拿不出,兄弟俩心软,就让他赔了8万块钱。“这钱也有你的份,我不能一个人全拿着。”二成满脸悲戚,没有接哥哥给他的银行卡。“我家的经济条件比你家好,你比我需要钱。”大成说。

二成住在乡下,他外出打工摔伤了左腿,落下残疾,几亩承包地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两个孩子正在读高中。大成住在镇上,夫妻俩在街头摆了个水果摊,他家只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了。相比之下,大成的家境比二成家要好许多。大成把银行卡塞到了二成的手上。“这钱是妈的命换来的啊,用了心疼……”看着银行卡,二成心如刀绞,泪水奔涌而出。

母亲一个人生活。那天早晨,她从菜园弄了些蔬菜送给大家。路上,一辆摩托车撞倒了她。咽气前,母亲有过一段清醒时间。她艰难地睁开眼,看着大成断断续续地说:“弟弟家困难,你要多帮衬他……”大成哽咽着说:“您放心,我会尽力!”母亲慢慢闭上眼睛……

其实,大成把赔偿款给弟弟之前并未和妻子春梅商量。事后,他才告诉她。春梅听后,气得泪流满面,说:“姑妈去世时,你那两个表哥为了他们的老妈留下的2000块钱,打得头破血流。你倒好,这么多钱全给了二成,竟然不和我讲一声!”大成说:“二成家困难,再说,妈是因为送菜给我们才遭了车祸,我估摸把钱给二成你不会反对,所以就和你商量。”“你不要找理由!”春梅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说:“现在,摆在你面前的路有两条,要么从二成家要回4万块钱,要么咱俩离婚。”“钱已经给了二成,怎么可以再要回来?”

“那就离婚!”春梅打开衣柜,拿了几件衣服,转身去了娘家。

春梅是个贤淑的女人。平时,二成家遇到困难,她总是不遗余力帮助解决。因此,二成和妻子秀莲对她格外敬重。这次,她觉得丈夫做得太过分了,才生这么大气。思前想后,春梅心中的气渐渐消了。在娘家歇了一宿,她就回家了。大成见春梅回来了,连忙向她认错,说赔偿款的事自己事先不该不和她商量。春梅叹了口气,算是原谅了他。之后,春梅再没提过这笔钱。

一年后,春梅因患尿毒症住进医院。积蓄花光,大成家陷入困境。这天上午,二成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走进医院。春梅正在做透析,大成愁眉苦脸站在病房外。二成把一张银行卡递到哥哥的面前,说:“这是妈的赔偿款,我一分没用,拿着吧。”大成感到很意外,愣愣说:“不,这钱已经给你了,你留着用。”“现在,咱两家最大的事就是给嫂子治病。”二成硬是把银行卡塞进哥哥的衣兜,说:“你和嫂子对我们的好,我们全家人都记着呢。等地里农活干完,秀莲就出去打工,挣到钱再给你送来。”

大成的眼睛湿润了。他知道弟弟家的境况。可现在,他家的处境比弟弟家更艰难。待了一会儿,二成离开了医院。大成的泪水止不住。